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一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挍

碑碣凡六首

有唐善人墓碑

唐有善人曰李公公名建字杓直隴西人魏將軍申公

發公十五代祖也周柱國楊平公遠六代祖也綏州刺

史明高祖也太子中允進德曾祖也縣州昌明令珍玉

大父也雅州別駕贈禮部尚書震考也贈博陵郡太君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崔氏妣也陳許節度禮部尚書遜兄也渭源縣君房氏
妻也容管招討使濟外舅也長慶元年二月二十三日
夜無疾卽世于長安修行里第是歲五月二十五日歸
祔于鳳翔某縣某鄉某原之先塋春秋五十八有二女
五男曰納朴恪愨碩公官歷校書郎左拾遺詹府司直
殿中侍御史比部兵部吏部員外郎兵部吏部郎中京
兆少尹灃州刺史太常少卿禮部刑部侍郎工部尚書
職歷容州招討判官翰林學士鄜州防禦副使轉運判
官知制誥吏部選事階中大夫勲上柱國爵隴西縣開
國男有史官起居郎渤海高錢作行狀翰林學士中書

舍人河南元稹作墓誌有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太原白居易作墓碑大畧其碑曰善人墓善人者何公幼孤孝養太君太君老疾常曰㜸烏禾切犬子子勸吾食吾輒飽勸吾藥吾意其疾瘳㜸子公小字也及長居荊州石首縣其居數百家凡爭鬬稍稍就公決公隨而評之寖及鄉人不詣府縣皆相率曰請問李君公養有餘力讀書屬文業成與兄遜起應進士俱中第爲校書時以文行聞故德宗皇帝擢居翰林翰林時以視草不詭隨退官居府居府時以貞恬自處不出戶輒逾月鄜帥路恕高之拜請爲副在鄜時有非類者至以病去爲御史時上

任有過其行事者作謗官詩以諷爲吏部郎時調文學
科暨吏課高者得無停年又省成勞急成狀限蹊是吏
史輩無緣爲姦迄今選部用其法知制誥時筆削間有
以自是不屈者因請告改少尹少尹時與大議歲減府
稅錢十三萬在灃時不鞭人不名吏居歲餘人人自化
在禮部時由文取士不聽譽不信毀公爲人質良寬大
體與用綽然有餘裕爲政廉平易簡不求赫赫名與人
交外淡中堅接士多可而有别稱賢薦能未嘗倦好議
論而無口過遠邪諛而不忤物其居家菲衣食厚賓客
敬兄嫂禮妻子愛甥姪初先太君好善佛書不食肉公

不忍違其志亦終身蔬食自八九歲時始諷畢盡得其義善理王氏易左氏春秋前後著文凡一百五十二首皆義理撮要詞無枝葉其卓然者有詹事府司直比部員外郎廳記請雙日坐疏與梁肅書上宰相論選事狀秉筆者許之薨之日不識者惜識者歎交遊出涕執友慟哭夫如是其善人乎傳曰善人國之紀也語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噫善人之稱難乎哉獨加於公無愧焉

銘曰古者墓有表表有云顯其行省其文故季札死仲尼表其墓曰君子今吾喪李君署其碑曰善人嗚呼李

君有知乎無知乎君之名與此石俱

唐故通議大夫和州刺史吳郡張公神道碑銘

張之爲著姓尚矣自漢太傅良侍中肱晉司空華丞相嘉以降勳賢軒冕歷代不乏肱避地渡江始居于吳故其子孫稱吳郡人嘉以孝悌聞于郡故其所居號孝張里嘉之曾孫裕在宋爲司徒即公五代祖也司徒之孫儔在隋爲吳郡都督即公曾王父也台州臨海令諱鵾即公王大父也袁州司馬諱孝績即公王考也或以人物著或以閻閣稱迄今爲江南右族公諱無擇字無擇未冠丁袁州府君憂廬于墓晝號而夜泣者三年矣有

靈芝醴泉出焉既冠好學能屬文從鄉試登經第應制
舉中精通經史科補弘文館校書郎調左金吾錄事換
杭州錄事參軍在杭州前後詰僞制補吏者三十八人
駁假年侍老者二十人舉而正之人服其明會劉幽求
來爲刺史舉課聞詔授絳州錄事參軍絳之郡有主胥
者怙寵侮法豪奪人利公數其罪露章奏之章下丞相
姚元崇奇之致書褒美尋改太原府功曹參軍給事中
張視爲江淮安撫使表公正直奏置部從事吏部尚書
陸象先爲河東按察使狀公清白奏授懷州獲嘉令在
獲嘉以不茹柔得人心以不吐剛得罪繇是左遷鄂州

司馬移深州司馬轉虢州長史時上方思理詔求二千石之良者時宰以公塞詔擢拜和州刺史公在郡奉詔條卹人隱而已不知其他無何水潦害農公請蠲穀籍之損者什七八時李知柔爲本道採訪使素不快公之剛直密疏誣奏以附下爲名遂貶蘇州別駕老幼攀泣而遮道者數百人信宿方得去移曹州別駕歲餘謝病歸老于家天寶十三載正月二十一日終于東都利仁里私第其年二月十二日葬于河南府伊闕縣中李原享年八十三噫公生天地間八十有三年可謂壽矣其間當明皇帝馭天下四十有五年可謂時矣有其才得

其壽逢其時然職不濫　臣秩僅至郡守凡所貯蓄鬱
而不舒嗚呼其命也夫公之文學常爲賀知章賈彥璿
許之公之諒直常爲李邕張庭珪稱之公之政事又爲
劉姚張陸推之夫以入君子之力援之而不足以一知
柔之力排之而有餘厄窮不振以至沒齒嗚呼其命也
夫古人云道不虛行又云其後必有達者故公之子大
禮評事誠以節行聞于時公之孫戶部侍郎平叔以才
位光于國報施之道信昭昭矣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相
去幾何哉長慶二年某月某日平叔奉祖德碣之居易
據家狀序而銘之其詞曰

有木有木碩大而長破爲桷杙(夷益切)不作棟梁有驥有驥規行矩步辱在短轅不駕大輅嗚呼噫嘻公亦如之何時不遇我而我不遇時勿謂已矣天錫多祉旣賢其子以濟其美又才其孫以大其門苟無先德孰啟後昆

唐贈尚書工部侍郎吳郡張公神道碑銘并序

有唐嶺南觀察推官試大理評事吳郡張公大曆三年十一月八日終于伊川別墅五年八月七日葬于伊闕縣中李原春秋五十五元和十三年詔贈主客員外郎明年贈太常少卿又明年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吳郡陸氏貞元二年某月某日終于某所春秋六十六追封

嘉興縣太君又封吳郡太夫人嗣子通議大夫守尚書
戶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平叔以長慶二
年某月某日立神道碑太原白居易文其碑云
公諱誠字老萊吳郡人父諱無擇和州刺史祖諱孝績
袁州司馬由高曾而上世德世祿載在和州府君碑內
此不書公年十八以通經中第及調判入高等授蘇州
長洲尉秩滿丁先府君憂既禫又丁先太夫人憂泣血
六年哀毀過制以方寸再亂殆無宦情既除喪退居不
調者累年而親友以大義敦責不得已而復起選授左
武衛騎曹參軍分司東都屬安祿山陷覆洛京以偽職

涇刑脅劫士庶公與同官范陽盧巽潛遁于陸渾山食
木實飲泉水者二年訖不爲逆命所汙及肅宗嗣位詔
河南尹薛伯連搜訪不仕賊庭隱藏山谷者伯連得六
人以應詔而公與巽在焉繇是名節聞于朝野君子以
爲知道優詔褒美特授密縣主簿未周歲遷宋州碭山
縣令時睢陽當大兵後野無草里無人公撫之一年襁
負至二年汙萊闢三年衣食足及解印去縣民相率泣
而餞之君子以爲知政嶺南節度觀察使李勉偉人也
旣高公陸渾之節又美公碭山之政欲以名職禮命起
而大之遂奏授試大理評事充觀察推官及除書簡牒

到門即公捐舘舍之明日也才如是命如是嗚呼哀哉公常自負其才不後於人自疑其命不偶於世及將去碭山而反伊川也頓駕搦女角切管泫嘆久之因賦詠懷詩云論成方辯命賦罷即歸田竟如是言終于衡茅之下君子以爲知命公有三子曰平仲平叔平季夫人陸氏即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善經之女賢明有法度初公既殁諸子尚幼夫人勤求衣食親執詩書諷而導之咸爲令子又常以公遺志擇其子而付之故平叔卒能振才業致名位追爵命碣碑表繼父志揚祖德此誠孝子順孫之道也亦由夫人慈善教誘之德浸漬而成就

之不其然乎居易常辱與戶部遊而知其家事故見託
譔述庚傳信焉銘曰
猗嗟碭山以文行保家聲以義節振時名以惠政撫縣
民而職不登諸侯卿秩不及廷尉評悲哉猗嗟碭山前
有和州名德如彼後有戶部才位若此才子之父名父
之子賢者兼之可謂具美休哉

傳法堂碑

王城離域有佛寺號興善寺之坎也有僧舍名傳法堂
先是大徹禪師宴居于是寺說法于是堂因名焉有問
師之名迹曰號惟寬姓祝氏衢州信安人祖曰安父曰

皎生十三歲出家二十四具戒僧臘三十九報年六十
三終興善寺葬灞陵西原詔謚曰大徹禪師元和正直
之塔云有問師之傳授曰釋迦如來欲涅槃時以正法
密印付摩訶迦葉傳至馬鳴又十二葉傳至師子比丘
及二十四葉傳至佛䭾先那先那傳圓覺達摩達摩傳
大弘可可傳鏡智璨璨傳大醫信信傳圓滿忍忍傳大
鑒能是爲六祖能傳南嶽讓讓傳洪州道一一謚曰大
寂寂卽師之師貫而次之其傳授可知矣有問師之道
屬曰田四祖以降雖嗣正法有家嫡而支派者猶大宗
小宗焉以世族譬之卽師與西堂藏甘泉賢勒潭海百

巖暉倶父事大寂若兄弟然章敬澄若從父兄弟徑山欽若從祖兄弟鶴林素華嚴寂若伯叔然當山忠東京會若伯叔祖嵩山秀牛頭融若曽祖伯叔推而序之其道屬可知矣有問師之化緣曰師爲童男時見殺生者盡然不忍食退而發出家心遂求落髮於僧曇徒含切受尸羅於僧崇學毗尼於僧如證大乘法於天台止觀成最上乘道於大寂道一貞元六年始行於閩越間歲餘而迴心改服者百數七年馴猛虎於會稽作滕家道場八日與山神受八戒於鄱陽作迴嚮道場十三年感非人於少林寺二十一年作有爲功德於衛國寺明年施

無爲功德於天宮寺元和四年憲宗章武皇帝召見於
安國寺五年問法於麟德殿其年復靈泉於不空三藏
也十二年二月晦大説法於是堂説訖説化其化縁云
爾有問師之心要曰師行禪演法垂三十年度白黑衆
殆百千萬億應病授藥安可以一説盡其心要乎然居
易爲贊善大夫時嘗四詣師四問道第一問云既曰禪
師何故説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説於口爲
法行於心爲禪應用有三其實一也如江湖河漢在處
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
中妄起分別第二問云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

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起念第三問云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第四問云無修無念亦何異於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名眞修眞修者不得勤不得妄勤即近執著妄即落無明其心要云爾師之徒殆千餘達者三十九人其入室受道者有義崇有圓鏡以先師常辱與予言知予嘗醍杜兮切醐洪孤切嗅薝視敢切蔔步黒切者有日矣師既歿後予出守南賓郡遠託譔述迨今而成嗚呼斯文豈直起師教慰門弟子心哉抑且志吾受然燈記記靈山會於將

來世故其文不避繁銘曰
佛以一印付迦葉至師五十有九葉故名師堂爲傳法

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并序

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如建冲䂮宗一至柔以言語智則智明雲臯太易等凡二十輩與白黑衆千餘人俱賫持故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通執錢十萬來詣潯陽府請司馬白居易作先師碑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墳成復來請會有病不果十三年夏作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旣而僧反山衆反聚落錢反

寺友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詞云爾

我聞竺乾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惠戒生定定生惠惠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爲用若次第言則定爲惠因戒爲定根定根植則苗茂因樹成則果滿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揠苗也雖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密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用可思量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得之南山滅有景雲大師得之師諱上弘姓饒氏曾祖君雅祖公悅父知恭臨川南城人童而有知故生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

剃落壯而有立故生十五歲立菩提願從南嶽大圓大
師具戒樂所由生故大曆中不去父母之邦請隸于本
州景雲寺修道應無所住故貞元初離我我所徙居洪
州龍興寺說法親近善知識故與匡山法貞天台靈裕
荆門法裔暨興果神湊建昌惠進五長老交遊佛法屬
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太師顏眞卿暨本道廉使楊君
憑韋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善
遠罪者無其數隨順化緣故坐甘露壇而誓衆生盟者
二十年荷擔大事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人
會救拔羣生故娑婆男女由我得度者萬五千七十二

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月巳亥遷化于東林精舍

示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于南岡石墳住二十七年七

歲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滅隨迹示教行止語嘿無非

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反諸已也厚故門人鄉人輒知

不及繇是藝松成林琢石爲塔塔有碑碑有銘銘曰

佛滅度後薝蔔香衰醍醐味醨（鄰溪切）誰反是香誰反是

味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匡苾（覓筆切）芻中興毗尼景雲

之滅衆將安仰法將疇依昔景雲來行道者墮踐迹者

歸今景雲去升堂者思入室者悲鑪峯之西虎谿之南

石塔巍巍有記事者以實眞辭書于塔碑

唐江州興果寺律大德湊公塔碣銘

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見性者曰興果律師師姓成號神湊京兆藍田人既出家具戒於南嶽希操大師叅禪於鍾陵大寂大師志在首楞嚴經行在四分毗尼藏其他典論以有餘力通大曆八年制懸經論律三科策試天下僧師中等得度詔配江州興果寺後從僧望移隷東林寺即鴈門遠大師舊道場有甘露壇白蓮池在焉師既居是寺興佛事元和十二年九月七日遘疾二十六日及其十月十九日遷全身于寺道北祔鴈門墳左春秋七十四夏臘五十一日至乎哉師本行也以

精進心腊不退輪以勇徤力摑無畏鼓故登壇進律鬱
爲法將者垂三十年領羯磨會十三化大衆萬數儀範
所攝惠用所誘貴高憎慢罔不降伏其威重如是自興
果起東林一盂齋一榻居衣麻寢菅如坐漆室繇是名
聞檀施來無虛月盡歸寺藏與大衆共之迨啟手足目
前無長物其簡儉如是師心行禪身持律起居動息皆
有常節雖沍何故切寒隆暑風雨黑夜捧一鑪秉一燭行
道禮佛者四十五年凡十二時未嘗闕一其精勤如是
師既疾亟四大將壞無戀著念無厭離想郡太守門弟
子進醫饋藥者數四師領之云報身非病焉用是爲言

訖趺坐恬然就化其了悟如是門人道建利辯元審元總等封壙建塔思有以識之以先師甞辱與予游託爲銘碣初予與師相遇如他生舊識一見欣合不知其然及遷化時予又題四句詩爲別葢欲會前心集後緣也不能改作因取爲銘曰

本結菩提香火社共嫌煩惱電泡身不須戀戀從師去
先請西方作主人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一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二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墓誌銘凡七首

大唐故賢妃京兆韋氏墓誌銘

德宗聖文神武皇帝元妃韋氏諱某字某京兆人也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妃即某官府君第某女也母曰永穆公主元和四年四月某日妃薨于某所以其年四月某日詔葬于萬年縣上[illegible]之法平原上悼焉

哀榮之禮有以加焉嗚呼惟韋氏代德官業族系婚戚有國史家諜存焉今奉詔但書地及時與妃之所以曰賢之義而已貞元中沙鹿上仙長秋虛位凡六十九御之政多聽於妃妃先以采蘩之誠奉于上故能致霜露之感薦于九廟次以樛木之德逮于下故能分雲雨之澤洽于六宮其餘坐論婦道行贊内理服用必中度故組（總五切）紃（詳倫切）有常訓言動必中節故環珮有常聲七十二年禮無違者冊命曰賢不亦宜哉貞元中號奉宮車誓留園寢麻衣告朔蓬首致哀執匪懈之心視奠於靈坐修無上之道薦福于崇陵殆茲歿身不衰其志故

葬之日掌文之臣白居易得以無媿之詞誌于墓而銘

曰

京兆阡兮洪平原兮歲巳丑兮日丁酉兮惟土田兮與

時日龜兮蓍兮偕言吉峨峨新墳兮葬者誰德宗皇帝

韋賢妃

唐故會王墓誌銘 并序

唐元和五年冬十一月四日會王寢疾薨于内邸大小

斂之日上皆不舉樂不坐朝恩也越十二月十八日詔

京兆尹潘監視葬事窆于萬年縣崇道鄉西趙原禮也

是日又詔翰林學士白居易為之銘誌故事也王諱纁

字某德宗之孫順宗之子陛下之弟幼有令德早承寵章未冠而王受封曰會夫以祖功宗德之慶父天兄日之貴胙土列藩之寵好德樂善之賢宜乎壽考福延爲王室輔嗚呼降年不永二十一而終哀哉皇帝厚悼睦之恩深友悌之愛故王之薨也軫悼之念有加於常情王之葬也遺奠之儀有加於常數哀榮兼備斯其謂乎

銘曰

歲在寅月窮紀萬年縣崇道里會王薨葬於此

故滁州刺史贈刑部尚書滎陽鄭公墓誌銘

周宣王封母弟桓公于鄭厥後因封命氏爲滎陽人鄭

自桓公而下平簡公而上世家婚嗣咸詳于史諜故不書公諱某字某五代祖諱某北齊尚書令是爲平簡公曾祖諱某下邽郡太守王父諱某衛州刺史王考諱某祕書郎贈鄭州刺史公即祕書第三子好學攻詞賦進士中第判入高等始授鄜城尉無何本郡守移他鄉州民有暴悖者相率遮道麾訶不去公怒其犯上立斃六七人採訪使奇之奏署支使攺浚儀主簿轉大理評事兼佐漕務彭果領五府奏公爲節度判官會果坐贓連累僚佐貶光化尉移向城尉歷北海時安祿山始亂傳檄郡邑邑民孫俊鄧犀伽歐市人刼廩藏以應公時已

去秩因奮呼率僚吏子弟急擊之殺俊犀伽盡殲其黨
繇是一邑用寧朝廷美之擢授登州司馬尋轉長史累
加朝散大夫入爲太子左贊善大夫尚書屯田員外郎
太子中允出攝淄州刺史俄換萊州連有善最詔授檢
校司勳郎中兼侍御史充青萊登海密五州租庸使太
尉李公光弼鎮徐州奏公爲徐州刺史充海密沂三州
招討使加正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公威惠舊著比至部
而蒼山賊帥李浩與其徒五千來降繇是三郡底定復
入爲衛尉少卿相國王公縉統河南奏公爲副元帥判
官未幾除祕書少監兼滁州刺史本州團練使居八載

政績大成大暦十二年二月十五日薨于楊州權窆于
某所享年七十有八公凡七佐軍四領郡祿俸不積滯
衣食無常主常嘆曰以飽暖活孀幼以清白貽子孫是
吾心也逮啓手足卒如其志先是太夫人常寢疾公衣
不解髮不櫛者彌年侍疾執喪憂毀過禮公猶善五言
詩與王昌齡王之渙崔國輔輩聯唱迭和名動一時逮
今著樂詞播人口非一晚賦思舊遊詩百篇亦傳於代
前夫人清河崔氏贈清河郡太君後夫人博陵崔氏贈
博陵郡君生子七人女七人長子雲逵有才名官至刑
部侍郎京兆尹公由京兆累贈至散騎常侍刑部尚書

次子徵終潤州司馬次子公逵有至行初公年高就養不仕及居憂廬墓泣血三年淮南節度使本道黜陟使泉朝賢袁高高參等累以孝悌稱薦嚮名教者慕之今爲侍御史上柱國滄景節度參謀次子方逵衡州司士參軍次子震當陽丞次子文弼幽州參軍次子安逵率府倉曹參軍公自捐館舍殆逾三紀家國多故未克反葬至元和二年月日始遷兆於鄭州新鄭縣某原祔先秘書塋二夫人從焉時京兆巳卽世諸弟在下位獨侍御史衘恤襄事孝備始終見託述譔銘于墓石銘曰

世祿德門斯之謂可久懿文茂績斯之謂不朽二千石

之禄七十八之年斯之謂貴壽內史之顯揚杜史之孝
行斯之謂有後嗚呼鄭公榮如是哀如是又何恒不足之
有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滎陽鄭氏墓誌銘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書比部郎
中舒王府長史河南元府君諱寬夫人滎陽縣太君鄭
氏年六十寢疾歿于萬年縣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
十五日權祔于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姑之塋也
夫人曾祖諱遠思官至鄭州刺史贈太常卿王父諱譪
於盖切朝散大夫易州司馬父諱濟睦州刺史夫人睦州

次女也其出范陽盧氏外祖諱平子京兆府涇陽縣令夫人有四子二女長曰沂蔡州汝陽尉次曰秬京兆府萬年縣尉次曰積同州韋城尉次曰稹河南縣尉長女適吳郡陸翰翰為監察御史次為比丘尼名真一二女不幸皆先夫人殁府君之為比部也夫人始封滎陽縣君從夫貴也稹之為拾遺也夫人進封滎陽縣太君從子貴也天下有五甲姓滎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勳德官爵有國史在鄭之源流婚媾有家諜在比部府君世祿官政文行有故京兆尹鄭雲逵之誌在今所叙者但書夫人之事而已初夫人為女時事父母以孝聞友兄姊

睦弟妹以悌聞發自生知不由師訓其淑性有如此者夫人爲婦時元氏世食貧然以豐潔家祀傳爲詒燕之訓夫人毋及時祭則終夜不寢煎和滌濯必躬親之雖隆暑沍寒之時而服勤親饋而無怠色其誠敬有如此者元鄭皆大族好合而姻表滋多凡中外吉凶之禮有疑議者皆質於夫人夫人從而酌之靡不中禮其明達有如此者夫人爲毋時府君既沒積與稹方齠齔家貧無師以授業夫人親執書誨而不倦四五年間二子皆以通經入仕稹既第判入等授祕書省校書郎屬今天子始踐祚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十八人稹

冠其首焉由校書郎拜左拾遺不數月讜言直聲動於
朝廷 以是出爲河南尉長女旣適陸氏陸氏有舅姑多
姻族於是以順奉上以惠逮下二紀而殁婦道不衰內
外六姻仰爲儀範非夫人恂恂孜孜善誘所至則曷能
使子達於邦女宜其家哉其教誨有如此者旣而諸子
雖迭仕祿賜甚薄每至月給食時給衣皆始自孤弱者
次及疎賤者由是衣無常主廚無異膳親者悅疎者來
故傭保乳母之類有凍餒垂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而
況臧獲輩乎其仁愛有如此者自夫人 母其家殆二十
五年專用訓誡除去鞭扑常以正顏色訓諸女婦諸女

婦其心戰兢如履於氷常以正辭氣誡諸子孫諸子孫
其心愧恥若撻于市由是納下於少過致家於大和婢
僕終歲不聞忿爭童孺成人不識檟楚閨門之內熈熈
然如大古時人也其慈訓有如此者噫昔漆室緹縈之
徒烈女也及爲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爲
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爲女爲婦時亦無聞
今夫人女美如此婦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
可謂冠古今矣嗚呼惟夫人道移於他則何用而不臧
乎若引而伸之可以肥一國焉則關雎鵲巢之化斯不
遠矣若推而廣之可以肥天下焉則姜嫄文母之風斯

不遠矣豈止於訓四子以聖善化一家於仁厚者哉居易不佞辱與夫人幼子積爲執友故聆夫人美最熟積泣血號慕哀動他人託爲譔述書于墓石斯古孝子顯父母之志也嗚呼斯文之作豈直若是而已哉亦欲百代之下聞夫人之風過夫人之墓者使悍妻和嚚母慈不遜之女順云爾銘曰

元和歲丁亥春咸陽道渭水濱云誰之墓鄭夫人

唐揚州倉曹參軍王府君墓誌銘 代裴頲舍人作

公諱某字士寛其先出自周靈王太子晉凡二十一代而生翦翦爲將軍又三世而生珣珣居太原故今爲太

原人又十九代而生瓊瓊爲後魏僕射謚孝簡公又二代而生曾祖諱滿官爲河南府王屋縣令王父諱大璡爲嘉州司馬父諱昇爲京兆府咸陽令河南府伊闕令有文行學術應制舉對沈謀祕略策登科詩入正聲集公即伊闕第三子好學善屬文天寶中應明經舉及第選授婺州義烏尉以清幹稱刺史韋之晉知之署本州防禦判官無何租庸轉運使元載又知之假本州司倉專掌運務歲終課績居多遂奏聞眞授永泰中勑遷越府戶曹屬邑有不理者公假領之所至必理大曆中本道觀察使薛兼訓以公清白尤異表奏之有詔權知餘

姚縣令時海寇初殄邑焚田荒公乃營邑室創器用復流庸闢菑畬凡江南列邑之政公冠其首其制邑闢田增戶之績則會稽之諜地官之籍載焉建中初選授楊州倉曹參軍至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疾歿于江陽縣之私第春秋六十二夫人清河崔氏鳳閣舍人融之姪孫鄭州司戶法昂之女婦順母訓中外師之貞元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疾終于三原縣之官舍享年六十二有子曰播曰炎曰起咸以進士舉及第播應制舉對直言極諫策授集賢殿校書郎累遷監察殿中侍御史三原令炎既第未仕起應博學宏詞科選授集賢殿校書郎

昆弟三人不十年而五登甲第時論者榮之一女適范
陽盧仲通播等號護靈輿以永貞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遷祔于京兆府富平縣淳化鄉之某原從吉兆也嗚呼
夫懋言行蓄事業俾道積於躬者在人也踐大官贊元
化俾功加于民者由命也有其人無其命雖聖與賢無
可奈何維公受天地之和積爲行發爲文宣爲用故在
家以孝友聞行已以清廉聞蒞事以幹蠱聞如金玉在
珮動而有聲其大者又常以經德秉哲致君濟人爲已
任有識者深知之宜乎作王者心膂耳目之官以經緯
其邦家而才爲時生道爲命屈名雖聞於天子位不過

於陪臣鬱鬱然歿而不展其用著命矣夫古人云有明
德大智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餘慶今其將在後嗣乎
不然何乃德行政事文學之具美聚乎公之三子乎天
其或者始將肥王氏之家大王氏之門以甚明報施之
道者也某不佞頃對策於王廷也與炎同升諸科焉祇
命於憲府也與播聯執其簡焉及爲考文之官也又起
在選中焉辱與公之三子游而聆公之遺風甚熟故作
斯文無隱情無愧辭焉銘曰
淮山道光淮水靈長繩繩子孫代有賢良將軍輔秦武
功抑揚孝簡翊魏天德闡彰降及於公實生于唐大智

全才應用無方作掾於郡三語有章承乏於邑一同載
康展矣之人何用不臧宜登大位俾紹前芳嗚呼百鍊
之金不鑄千將十圍之材不作棟梁公亦如之與世不
當道不虛行後嗣其昌

唐故坊州鄜城縣尉陳府君夫人白氏墓誌銘

夫人太原白氏其出昌黎韓氏其適潁川陳氏享年七
十唐和州都督諱士通之曾孫尚衣奉御諱志善之玄
孫都官郎中諱溫之孫延安令諱鍠之第某女韓城令
諱欽之外孫故鄜城尉諱潤之夫人故潁川縣君之母
故大理少卿襄州別駕諱季庚之姑前京兆府戶曹參

軍翰林學士白居易前秘書省校書郎行簡之外祖母
也惟夫人在家以和順奉父母故延安府君視之如子
旣笄以柔正從人故鄜城府君敬之如賓自延安終夫
人哀毁過禮爲孝女洎鄜城歿夫人撫訓幼女爲節婦
及居易行簡生夫人鞠養成人爲慈祖母迨乎潔蒸嘗
敬賓客睦娣姒工刀尺善琴書皆出於餘力焉貞元十
六年夏四月一日疾歿于徐州古豐縣官舍其年冬十
一月權窆于符離縣之南偏至元和八年春二月二十
五日改卜宅兆于華州下邽縣義津鄉北原卽潁川縣
君新塋之西坎從存歿之志居易等號慕慈德敬譔銘

誌泣血秉筆言不成文銘曰

恭惟夫人女孝而純婦節而温母慈而勤嗚呼謹揚三德銘于墓門恭惟夫人實生我親實撫我身欲養不待仰號蒼旻嗚呼豈寸魚之心能報東海之恩

唐太原白氏之殤墓誌銘

白氏下殤曰幼美小字金剛奴其先太原人高祖諱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諱温都官郎中王父諱鍠河南府鞏縣令先府君諱季庚大理少卿山東別駕先太夫人潁川陳氏封潁川縣君幼美即第四子也既生而惠既孩而敏七歲能誦詩賦八歲能讀書鼓琴九歲不幸遇疾

天徐州符離縣私第貞元八年九月權窆于縣南原元和九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葬于華州下邽縣義津鄉北原祔于先府君宅兆之東三十步其兄居易行簡藐然巳孤撫哀臨穴斷手足之痛其心如初且號其銘誌于墓曰

嗚呼剛奴痛矣哉念爾九歲逝不廻埋魂閟骨長夜臺二十年後復一開昔葬符離今下邽魂兮魂兮隨骨來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二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三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挍

記序凡一十二首

江州司馬廳記

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伎事上與給事於省

寺軍府者遥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莅之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以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湓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案唐典上州司馬

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
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
憂噫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穩
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
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
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記

草堂記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爐峰北寺曰遺愛寺
介峰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
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

峰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
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
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圬而已不加白
墄七計切階用石羃窻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
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
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
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
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荅曰是居也
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
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

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竪如蓋張如龍虵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騈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緑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燀齒善切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屨可及者春

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峰雪
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覼縷而言故
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
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
安得不外適内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
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
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
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
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而撫我廬山以
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以求

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寺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爲草堂記

許昌縣令新廳壁記

民非政不乂政非官不舉官非署不立是三者相爲用故古君子有雖一日必葺其墻屋者以是哉許昌縣居

梁鄭陳蔡間要路由於斯當建中貞元之際大軍聚於斯兵殘其民火焚其邑大田生荆棘官舍爲煨燼乘其弊而爲政作事者其難乎去年春叔父自徐州士曹掾選署厥邑令於是約已以清白納人以簡直立事以强毅以清白故官吏不敢侵于民以簡直故獄訟不得留于庭以强毅故軍鎮不能干于縣由是居二年民用康政用暇乃曰儲蓄邦之本命先營囷倉又曰公署吏所寧命次圖廳事取材於土物取工於子來取時於農隙然後豐約量其力廣狹稱其位儉不至陋壯不至驕庇身無燥濕之憂視事有朝夕之利官由是而立政由是

而舉民由是而又建一物而三事成其孰不韙之哉嗚呼吾家世以清簡垂爲貽燕之訓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墜小子舉而書之亦無愧辭若其官邑之省置風物之有亡田賦之上下蓋存乎圖諜此略而不書今但記新廳之時制與叔父作爲之所由也先是邑居不修屋壁無紀前賢姓字湮泯無聞而今而後請居厥位者編其年月名氏自叔父始時貞元十九年冬十月一日記

養竹記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

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
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
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爲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
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
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及于亭
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于關氏
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
是筐篚者斬焉篲箒者刈焉刑餘之村長無尋焉數無
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菶（邉九切）茸薈鬱有無竹之
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翦棄

若是本性猶存乃芟翳薈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淸陰風來有淸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愛惜之封植之況其眞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記畫

張氏子得天之和心之術積爲行發爲藝藝尤者其畫歟畫無常工以似爲工學無常師以眞爲師故其措一

意狀一物往往運思中與神會髣髴焉若歐和役靈於其間者時予在長安中居甚閒聞甚熟乃請觀於張張爲予盡出之厥有山水松石雲霓鳥獸暨四夷六畜妓樂華蟲咸在焉凡十餘軸無動植無小大皆曲盡其能莫不向背無遺勢洪纖無遁形迫而視之有似乎水中了然分其影者然後知學在骨髓者自心術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來張但得於心傳於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筆精之英華指趣之律度予非畫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覺其形真而圓神和而全炳然儼然如出於圖之前而已耳張始年二十餘致功甚

近予意其生知之藝與年而長則畫必爲希代寶人必爲後學師恐將來者失其傳故以年月名氏記于圖軸之末云時貞元十九年清河張敦簡畫六月十日太原白居易記

記異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曰延平里里西南有故蘭若而無僧居元和八年秋七月予從祖兄曰皡自華州來訪予途出於蘭若前及門見婦女十許人服黃緑衣少長雜坐會語於佛屋聲聞于門兄熱行方渴將就憩且求飲望其從者蕭士清未至因下馬自縶韁於門

柱舉首忽不見意其退藏於牕閭之間從之不見又意
其退藏於屋壁之後從之又不見周視其四旁則堵墻
環然無隟鈌覆視其聚談之所則塵壤罨於檢切然無足
迹蹤是知其非人悸具位切然大異之不敢留上馬疾驅
來告予予亦異之因訊其所聞兄曰云云甚多不能殫
記大抵多云王亂老於此觀其辭意若相與數相過者
厥所去予舍八九里因同往訪焉果有王亂者年老即
其里人也方徙居於蘭若東百餘步葺墻屋築埸蒔樹
僅畢明日而入既入不浹辰而亂死不踰明而妻死不
踰時而亂之二子與二婦一孫死餘一子曰明進大恐

懼不知所爲意新居不祥乃撤屋拔樹夜徙去遂獲全焉噫推而徵之則衆尹子謀於社以亡曹婦人來焚糜笙之室信不虛矣明年秋予與兄出遊因復至是視胤之居則井湮竈夷闃然唯環墻在里人無敢居者異乎哉若然者命數耶偶然耶將所從之居非吉土耶抑王氏有隱慝鬼得誅而誅之耶茫乎不識其由且志於佛室之壁以俟辨惑者九月七日樂天云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元和初江西觀察使韋君丹於廬山東林寺神運殿左甘露壇右建修多羅藏一所土木丹漆之外飾以多寶

相好嚴麗鄰諸鬼功雖兩都四方或未前見一切經典盡在於內蓋釋宮之天祿石渠也初藏旣成南東北廊亦具獨西未作而韋君薨迨今十餘年風日所飄燥雪雨所霑濕西南一隅壞有日矣僧坊衆惜之予亦惜之非不是圖才力不足曁十三年予作景雲律師塔碑成景雲弟子饋絹百匹予以法施淨財義不已有卽日移用作藏西廊因請寺長老演公滿公琳公等經之寺綱維令杲靈遠等成之蓋欲護前功償始願非任於布施相功德心也其集經名數與創藏由緣詳于李肇碑文此但書新作西廊而已十四年月日忠州刺史白居易

三遊洞序

平淮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年春各祗命之郡與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參會於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酣聞石間泉聲因捨棹進策步入缺岍初見石如疊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垂幢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者如懸練如不絕綫遂相與維舟巖下率僕夫芟蕪刈翳梯危縋滑休而復上者凡四焉仰睇俯察絕無人迹但水石相薄磷

磷鏧鏧跳珠濺玉驚動耳目自未訖戌愛不能去俄而
峽山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吐互相明滅晶熒玲瓏象
生其中雖有敏口不能名狀既而通夕不寐迨旦將去
憐奇惜別且歎且言知退曰斯境勝絕天地間其有幾
乎如之何俯通津緜歲代寂寞委置罕有到者予曰借
此喻彼可爲長太息豈獨是哉豈獨是哉微之曰誠哉
是言矧吾人難相逢斯境不易得今兩偶於是得無述
乎請各賦古調詩二十韻書于石壁仍命予序而紀之
又以吾三人始遊故因爲三遊洞洞在峽州上二十里
北峯下兩崖相廞間欲將來好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遊大林寺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辨道建神照雲皐息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頂登香鑪峰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迹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于時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

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詩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樂天序

代書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巳還儒風緜緜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楊雄司馬遷爲文

我爾不相下今予猶小得遇子卒無成由子而言予亟爲
遇矣嗟乎侯生命實爲之謂之何哉言未竟又有行色
且曰欲謁東諸侯恐不知我者多請一言以寵別予方
直閤慨然竊書命筆以序之爾

冷泉亭記

東南山水餘杭郡爲最就郡言靈隱寺爲尤由寺觀冷
泉亭爲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
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
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
其泉渟渟風冷冷可以蠲煩析酲起人心情山樹爲蓋

巖石為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
牀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
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
輙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
也杭自郡城抵四封叢山複湖易為形勝先是領郡者
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皐作候仙亭有裴庶子
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
河南元藇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
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
故吾繼之述而不作長慶三年八月十三日記

故著冀孟三卷豢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軻一旦盡賫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臺省故因援紙引筆寫匈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秘省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予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

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持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

送侯權秀才序

貞元十五年秋予始舉進士與侯生俱爲宣城守所貢明年春予中春官第既入仕凡歷四朝才朽命剝蹇躓不暇去年冬蒙不次恩遷尚書郎掌誥西掖然青衫未解白髮已多矣時予尚爲京師旅人見除書走來賀予因從容問其官名則曰無得矣問其生業則曰無加矣問其僕乘囊資則曰日消月朘子全切矣問別來幾何時則曰二十有三年矣嗟乎侯生當宣城別時才文志氣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三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四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書凡三首

與楊虞卿書

師皐足下自僕再來京師足下守官鄠縣吏職拘絆相見甚稀凡半年餘與足下開口而笑者不過三四及僕左降詔下明日而東足下從城西來抵昭國坊已不及矣走馬至滻水才及一執手憫然而訣言不及他邇來

雖手札三往來亦不過問道途報健否而已鬱結之志
曠然未舒思欲一陳左右者久矣去年六月盜殺右丞
相於通衢中迸血髓礫髮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慄不知
所云僕以爲書籍以來未有此事國辱臣死此其時耶
苟有所見雖畎畝皁隸之臣不當默默况在班列而能
勝其痛憤耶故武相之氣平明絶僕之書奏日午入兩
日之内滿城知之其不與者或誣以僞言或構以非語
且浩浩者不酌時事大小與僕言當否皆曰丞郎給舍
諫官御史尚未論請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僕
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朝廷有非常事

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之憤亦無媿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且以此獲辠顧何如耳況又不以此爲罪名乎此足下與崔李元庚輩十餘人爲我悒悒鬱鬱長太息者也然僕始得罪於人也竊自知矣當其在近職時自惟賤陋非次寵擢夙夜腆愧思有以稱之性又愚昧不識時之忌諱凡直奏密啓外有合方便聞於上者稍以歌詩導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誡也不我同者得以爲計媒蘖之辭一發又安可君臣之道間自明白其心乎加以握兵於外者以僕潔慎不受賂而憎秉權於內者以僕介獨不附已而忌其餘附麗之者惡僕獨異

又信狺狺吠聲唯恐中傷之不獲以此得罪可不悲乎
然而寮友益相重交游益相信信於近而不信於遠亦
何恨哉近者少遠者多多者勝少者不勝又其宜矣師
皐僕之是言不發於他人獨發於師皐師皐知我者豈
有愧於其間哉苟有愧於師皐固是言不發矣且與師
皐始於宣城相識迨于今十七八年可謂故矣又僕之
妻即足下從父妹可謂親矣親如是故如是人之情又
何加焉然僕與足下相知則不在此何者夫士大夫家
閨門之內朋友不能知也閨門之外姻族不能知也必
待友且姻者然後周知之足下視僕莅官事擇交友接

賓客何如哉又視僕撫骨肉待妻子馭僮僕又何如哉小者近者尚不敢不盡其心况大者遠者乎所謂斯言無愧而後發矣亦猶僕之知師皐也師皐孝敬友愛之外可略而言足下未應舉時嘗充賢良直言之賦其所對問志磊磊而詞諤諤雖不得第僕始愛之及與獨孤補闕書讓不論事與盧侍郎書請不就職與高相書諷成致仕之志志益大而言益遠而僕愛重之心繇是加焉近者足下與李弘慶友善弘慶客長安中貧甚而病亟足下爲逆致其母安慰其心自損衣食以續其醫藥甘旨之費有年歲矣又足下與崔行儉游行儉非罪下

獄足下意其不幸及於流竄勑下之日躬俟於御史府門及行李之具養活之物崔生顧其旁一無闕者其餘奉寡嫂親護其夫喪撫孤甥誓畢其婚嫁取貴人子爲婦而禮法行於家由甲乙科入官而吏聲聞於邑凡此者皆可以激揚積俗表正士林斯僕所以嚮慕勤勤豈敢以骨肉之姻形骸之舊爲意哉然足下之美如此而僕側聞蚩蚩之徒不悅足下者已不少矣但恐道日長而毁日至位益顯而謗益多此伯寮所以愬仲由季孫所以毁夫子者也昔衛玠有云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加可以理遣故至終身無喜慍色僕雖不敏常佩

此言師皐人生未死見千變萬化若不情恕於外理遣於中欲何爲哉欲何爲哉僕之是行也知之久矣自度命數亦其宜然凡人情通達則謂由人窮塞而後信命僕則不然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瑣屑之藝與敏手利足者齊驅豈合有所獲哉然而求名而得名求祿而得祿人皆以爲能僕獨以爲命命通則事偶事偶則幸來幸之來尚歸之於命不幸之來也捨命復何歸哉所以上不愁天下不尤人者寔知此也又常照鏡或觀寫眞自相形骨非富貴者必矣以此自决益不復疑故寵辱之來不至驚怪亦足下素所知也今且安時順命用遣歲

月或免罷之後得以自由浩然江湖從此長往死則葬魚鱉之腹生則同鳥獸之羣必不能與掊聲攫利者搉量其分寸矣足下輩無復見僕之光塵於人寰間也多謝故人勉樹令德粗寫鄙志兼以爲別居易頓首

與陳給事書

正月日鄉貢進士白居易謹遣家僮奉書獻於給事閣下伏以給事門屏間請謁者如林獻書者如雲多則多矣然聽其辭一辭也觀其意一意也何者率不過有望於吹噓翦拂耳居易則不然今所以不請謁而奉書者但欲貢所誠質所疑而已非如衆士有求於吹噓翦拂

也給事得不獨爲之少留意乎大凡自號爲進士者無賢不肖皆欲求一第成一名非居易之獨慕耳既慕之所以切不自察嘗勤苦學文迨今十年始獲一貢每見進士之中有一舉而中第者則欲勉狂簡而進焉又見有十舉而不第者則欲引駑鈍而退焉進退之宜固昭昭矣而遇者自惑於趣舍何哉夫蘊奇挺之才亦不自保其必勝而一上得第者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抱瑣細之才亦不自知其妄動而十上下第者亦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豈非知人易而自知難耶伏以給事天下文宗當代精鑒故不揆淺陋敢布腹心居易鄙人也上

無朝廷附離之援次無鄉曲吹煦之譽然則孰爲而來
哉蓋所仗者文章耳所望者主司至公耳今禮部高侍
郎爲主司則至公矣而居易之文章可進也可退也切
不自知之欲以進退之疑取決於給事給事其能捨之
乎居易聞神蓍靈龜者無常心苟叩之者不以誠則已
若以誠叩之必以信告之無貴賤無大小而不之應也
今給事鑒如水鏡言爲蓍龜邦家大事咸取決於給事
豈獨遺其微小乎謹獻雜文二十首詩一百首伏願俯
察悃誠不遺賤小退公之暇賜精鑒之一加焉可與進
也乞諸一言小子則磨鉛策蹇騁力於進取矣不可進

也亦乞諸一言小子則息機歛迹甘心於退藏矣進退
之心交争於胸中者有日矣幸一言以蔽之旬日之閒
敢佇報命塵穢聽覽若奪氣褫魄之爲者不宣居易謹
再拜

爲人上宰相書

二月十九日某官某乙謹拜手奉書獻於相公執事書
曰古人云以水投石至難也某以爲未甚難也以卑干
尊以賤合貴斯爲難矣何者夫尊貴人之心堅也强也
不轉也甚於石焉卑賤人之心柔也弱也自下也甚於
水焉則合之難也豈不甚於水投石哉然則自古及今

往往有合者又何哉此蓋以心遇心以道濟道故也苟
心相見道相通則水反爲石石反爲水則其合之易也
又甚乎以石投水焉何者石之投水也猶觸之有聲受
之有波心道之相得也則貴者不知其貴也賤者不知
其賤也當其冥同訢合之際但脗(武粉切)然而已矣其合
之易也豈不甚於石投水哉噫厥道廢墜不行於代久
矣故貴者自貴耳賤者自賤耳雖同心同道不求相合
也今某之心與相公之心愚智不侔也今某之道與相
公之道小大不倫也矧又尊卑貴賤之勢相懸如石焉
如水焉而欲强至難爲至易無乃不可乎然則知其不

可而爲之者抑有由伏以相公方今佐裁成之道當具瞻之初竊希變天下水石之心自相公始也通天下貴賤之道自其始也不然者夫豈不自知其狂進妄動哉伏少留聽而畢辭焉幸甚幸甚某伏覩先皇帝之知遇相公也雖古君臣道合者無以加也然竟不與大位不授大權不盡行相公之道者何哉識者以爲先皇父子孝慈之閒亦古未有也蓋先皇所以輒已知人之明用賢之功致理之德以留賜今上也亦猶太宗黜李勣而使高宗寵用之也故今上在諒陰而特用也相公自郎官而特拜也推此二者有以見識者之言信矣斯則先

皇知遇之恩貽燕之念令上速用之旨倚賴之誠相公寵擢之榮託寄之重自國朝以來三者兼之甚鮮矣故某竊惟相公自拜命以來八九日得食不暇飽寢不暇安行則懼然居則惕然思所以答先皇之知副令上之用先天下之望哉某竊以為必然矣況今主上肇撫蒼生初嗣洪業雖物不改舊而令宜布新是以百辟傾心僂僂盧侯切然以待主上之政也萬姓注目專專然以望主上之令也四夷側耳顒顒然以聽主上之風也豈直若此而已哉蓋待其政者勸墮邪正繫其中焉望其令者憂喜親疏生其中焉聽其風者畏侮動静出其中焉

而將來理亂之根安危之源盡在於三者之中矣如此則相公得不匡輔其政緝熙其令宣和其風乎然則匡輔緝熙宣和之道其雖不敏嘗聞於師焉曰天子之耳待宰相之耳而後聰也天子之目待宰相之目而後明也天子之心識待宰相之心識而後聖神也宰相之耳待天下之耳而後聰也宰相之目待天下之目而後明也宰相之心識待天下之心識而後能啓發聖神也然則下取天下耳目心識上以爲天子聰明神聖者此宰相之本職也而爲匡輔緝熙宣和之道也若宰相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朝廷之得失豈盡知

見乎必不盡也而況于天下之得失乎宰相之耳目得聰明乎必未也而況于上以爲天子聰明聖神乎然則天下聰明心識取之豈無其道耶必有也在乎知與不知行與不行耳噫自開元巳來斯道寖衰鮮能行者自貞元以來斯道寖微鮮能知者豈唯不知乎不行乎又將背古道而馳者也何者古者宰相以危言危行扶危持顛爲心今則斂行遜言全身遠害而巳矣古者宰相以接士爲務今則不接賓客而巳矣古者宰相以開閤[illegible]鏁其第門而巳矣致使天下之聰明盡委棄天下之心識盡沈没於泥土間焉則天下

聰明心識萬分之中宰相何嘗取得其一分哉是故寵益崇而謗益厚歲彌久而愧彌深至乃上負主恩下歛人怨行止寢食自有慙色者夫豈非不得天下聰明心識之所致耶然則為宰相者得不思易其轍乎是以聰明損於上則正直銷於下畏忌慎默之道長公議忠讜之路塞朝無敢言之士庭無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寖以成弊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先達者用以養身後進者資而取仕日引月長熾然成風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兢而是效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如含

鋒刃也如此則上之得失下之利病雖欲匡救何由知之嗟乎自古以來斯道之弊恐未甚於今日也然則為宰相者得不思變其風乎是以慎忌積於中則政事靡於表因循苟且之心作强毅久大之性虧反謂率職而舉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者不通於事變故殿最之書雖具而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惡者懲善者勸或恐難矣古之善為宰相者豈盡得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蓋在於秉鈞軸之樞握刀尺之要刻邪為正削觚為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之盡無成此功者無他懲勸之

所致耳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提其綱使羣目皆自張
乎是以懲勸息於此則賢能乏於彼故岳鎮闕而不知
所取臺省空而不知所求今則尚書六司之官曁于百
執事者大凡要劇者多虛其位閒散者咸備其官或曰
所以難其人重其祿也嗟乎徒知難其人而闕之不知
邦政日歸於下吏也徒知重其祿而愛之不知稍食日
費於冗員也損益利害豈不明哉古之善爲宰相者虛
其懷直其氣苟有舉一言者必從而索之苟有薦一善
者必隨而用之然後明察否臧精考眞僞得人者行進
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自然審輪轅以相求謹關

梁以相保故才無乏用國無廢官豈可疑所舉之未精而反失其善重所任而不苟而反廢其官與其廢官寧其虛授與其失善寧其謬升但在乎明覈是非必行賞罰則謬升虛授當自辨焉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振其領使衆毛皆舉乎是以庶政闕於內則庶事斁於外至使天下之戶口日耗天下之士馬日滋游手於道途市井者不知歸託足於軍籍釋流者不知反計數之吏日進聚斂之法日興田疇不闢而麥禾之賦日增桑麻不加而布帛之價日賤吏部則士人多而官員少姦濫日生諸使則課利少而羨餘多侵削日甚舉一知十可勝

言哉況今方域未甚安邊陲未甚靜水旱之災不戒兵
戎之動無期然則爲宰相者得不圖將來之安補既往
之敗乎若相公用天下之目觀而救之夫豈無最遠之
見乎用天下之心圖而濟之夫豈無最長之策乎策之
最長者見之最遠者在相公鑒而取之誠而行之而已
取之也行之也今其時乎爲時之用大矣哉古者聖賢
有其才無其位不能行其道也有其才有其位無其時
亦不能行其道也必待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然後能
行其道焉某竊見相公曩時制策對中論風化澆淳之
源明天人交感之道陳兵災救療之術可謂有其才矣

又伏見今月十一日制詞云其代予言允屬良弼必能形四方之風成天下之務可謂有其時矣今相公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則行道由已而由道乎哉某又聞一往而不可追者時也故聖賢甚惜焉方今拭天下之目以觀主上之作爲也側天下之耳以聽相公之舉措也如此則相公出一言不終日而必聞於朝野主上發一令不浹辰而必達於蠻夷盖主上輯百辟和萬姓服四夷之時在於此時矣相公充人望代天工報國之恩正在於今日矣或者曰君臣之道至大也可以漸合不可以速合也天下之化至大也可以漸行不可以速行也

賢人之事業至大也行之可以枉尺而直尋也其以爲
殆不然矣夫時之變事之宜其間不容息也先之太過
後之則不及故時未至聖賢不進而求時旣來聖賢不
退而讓蓋得之則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失之則不啻
乎事倍而功半也嗟乎或者徒知漸合其道而不知啓
沃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漸行其化而不知爕理之時
失於漸中矣徒知枉尺而直尋而不知易失於時則難
生於漸中雖枉尋不能直尺矣近者宰相道不行化不
成事業不光明率由乎有志於漸矣請以前事明之某
嘗聞太宗顧謂羣臣曰善人爲邦百年然後能勝殘去

殺當今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魏文貞曰不然夫亂後易理猶饑人易食也若聖哲施化人應如響期月而可信不爲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深納其言時封德彝輩共非之曰不可三代以後人漸澆訛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說必亂國家於是太宗卒從文貞之言力行不倦三數年閒天下大安戎狄内附太宗曰惜哉不得使封德彝見之斯則得其時行其道不取於漸之明効也況今日之天下豈弊於武德之天下乎相公之事業豈後於文貞之事業乎在於疾行而已矣所以主上踐祚

未及十日而寵命加於相公者惜國家之時也相公受
命未及十日而某獻於執事者惜相公之時也夫欲行
大道樹大功貴其速也葢明年不如今年明日不如今
日矣故孔子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言時之難得而
易失也伏惟相公惜其時之易也而不失焉慮其漸之
難也而不取焉抑又聞濟時者道也行道者權也扶權
者寵也故得其位不可一日無其權得其權不可一日
無其寵然則取權有術也求寵有方也葢竭其力以舉
職而權必自歸忘其身以狥公而寵必自至權歸寵至
然後能行其道焉伏惟相公詳之而不忽也抑又聞不

棄死馬之骨者然後良驥可得也不棄狂夫之言者然後嘉謨可聞也苟某管見之中有可取者俯而取之苟芻言之中有可採者俛而採之則知之者必曰如某之見猶且不棄況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情通達識之士得不比肩而至乎聞之者必曰如某之言猶且不棄況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謇諤敢言之士得不繼踵而來乎伏惟相公試垂意焉則天下之士幸甚某遊長安僅十年矣足不踐相公之門目不識相公之面名不聞相公之耳相公視某何爲者哉豈非介者耶狷者耶今一旦卒然以數千言塵瀆執事者又何爲哉實不自揆欲

以區區之聞見裨相公聰明萬分之一分也又欲以濟
天下顚頷之人死命萬分之一分也相公以爲如何